

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

主 编 欧阳友权

网络诗歌论

杨 雨◎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

网络诗歌论

杨 雨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诗歌论/杨雨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2

(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欧阳友权主编)

ISBN 978-7-5034-2150-1

I. 网… II. 杨…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541 号

网络诗歌论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0 元(全 6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 欧阳友权

这套《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是我们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也是我主持的教育部“985行动计划”建设项目子课题成果之一。它的面世，是我们学院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研究团队新成果的一次集体亮相，同时也是“路上的学人”面对“前沿的问题”所作的又一次学术历险。

我们知道，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遭遇了两次大的变故，一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边缘化”退缩态势，二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网络媒体的冲击。第一次变动让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而第二次则使文学开始步入存在方式与表意体制的技术转型。究其原因，如果说前者是源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掣肘，那么后者则是信息科技的革故鼎新对文学渗透与文学博弈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第一次变动形成的文学震荡庶几归于平静，而互联网带来的文学转型才刚刚拉开序幕。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网络等数字媒介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媒介和技术层面，而关涉到文学的生存与走向，因而特别引人瞩目。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手机等数字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

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网络恶搞、多媒体和超文本实验，乃至播客自拍等，构成了一道新奇别致的文化景观。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古代的四大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一样，网络媒介的出现已经为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正以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让我们的文学处在挑战与选择之中。我们看到，今日的网络文学不仅正以凌厉的锐气堪与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分庭抗礼，并且还以不可逆转又难以抗拒的成长之势延伸出文学发展史的新节点，其所带来的文学转型刚刚拉开帷幕就凸显出多样的姿彩和叛逆的锋芒。这时候，我们所该做的和所能做的就是走进它，了解它，研究它，在接近中把握它的脉动，在探索中迎接它的挑战，在体认中揭示它的规律，在思考中解析它的奥秘。

海森堡当年在谈“测不准原理”时曾经说过：“当我们谈论存在于我们时代的精确科学中的世界图景时，科学不再是一个作为客观的观察者来面对自然，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的演员，因为方法和对象不再是相互分离的。”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是一样，面对剧变的时代和旋转而来的学术前沿问题，今天的学人也许不能改变学科对象急剧变迁的现实，但却可以在方法与对象的契合中，让自己扮演好一个“求索行者”的角色。这里有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首先要有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前者让我们在面对学术前沿一个个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时，超越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意气用事的简单化评判，用求真求实的态度做学术推进性研究的动力，为文艺学研究清理道路，拓展空间，凝聚学力，添加资源；后者则要求我们从研究对象的“原典”与“原

点”进发，在赓续一个论题的基础学理时做本体延伸性研究，是“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是“聚焦学理”而不是“标新口号”。以这样的学术立场去选择论题和思考问题，才是尊奉“学术有为”的治学本意。

其次要有体察时艰的人文襟抱。人文科学始于人文关怀和人伦道义，其主体动机和研究过程都不是冷冰冰的逻辑推演与理论思辨，更不是纯粹的匠人相、操作功、技术活。无论是理论发现、问题思考，还是学术质疑、观点争辩，都需要满怀对社稷民生的忧患之心、惻隐之意、关爱之情，胸怀“民胞物与”，体察现实问题，这样的治学才能心忧而志远、气和而仁民，让“平理若衡”的学术之思有补于“世道人生”。这样看来，路上的学人不仅要进入“前沿”，还要贴近现实，感应历史的脉动，切入实践中的问题，对事物作价值判断和意义分析，基于此，学术才会有人文底色和社会承担感。如在高技术时代的媒介变革中，“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日渐密切，网络文学、新媒体艺术、数字文化已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一个无以回避的前沿话题。但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有人把“艺术的技术性”问题当成“技术的艺术化”研究，把“人文中的科技”变成“科技化的人文”，艺术精神生产仅仅成了技术力量的一种佐证。这类研究放弃意义赋予和价值判断，把人文学术做成了纯粹的技术分析，在概念和符号中兜圈子，其成果除了令人头痛的科技新名词外，对学术推进启发不多，对文论学理阐发很少。高科技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文艺存在方式和功能模式，文艺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的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异，这些变化说到底还是个人文审美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不是靠媒介本身就能说清楚的，人文性才是其持论的前提和理论的圭臬。失去这个前提，任

何前沿研究都不可能真正进入学术前沿。

还有，治学之道不仅要有创新的锐气，还需要有兼容的学术精神。面对网络文学这样的学术新话题，往往会存在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和学理形态的非预设性。对象的未完成状态会给阐释的有效性带来风险，面对新的学术空间，研究者一般都没有太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更缺少厚重的传统积淀去参照和认同。求索者的筌路蓝缕，可能因其难以定格学术表情而出现失当、失准和失误之处，也可能因倾心关注新领域、新命题、新观点的可生长性，而有违学术惯例，甚或突破学科边界和理论陈规，反叛权威话语或先师明训。这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学规范、理论争鸣和自由的学术甄淘，更需要兼容的学术精神和宽容、宽松的学术环境。兼容并包，海纳百川，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慕新潮，能容新声，恐怕是我们在面对前沿学术研究时应该有的“精神大气”和治学风度。理论是“只在黄昏时才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可我们的前沿学人却不得不在晨曦初露时便让自己的思维成果登台亮相，这些成果可能还很稚嫩、粗糙，甚至疏漏百出，但新锐之思的粗疏远比陈陈相因的老道更具生气，也更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在以认知的有限开启学术空间的无限。我们有理由假以时日，让“路上”的学人在他们的前沿领域丰满和修正自己，在不断创新又不断纠偏中完成自己的意义阐释和学术命名。

这套丛书的选题和写作本意就源于这样的学术立场，至于实际效果怎样，只能由睿智的读者来评说了。丛书共有六本，它们分别是杨雨的《网络诗歌论》、苏晓芳的《网络小说论》、蓝爱国的《网络恶搞文化》、欧阳文风、王晓生的《博客文学论》、李星辉的《网络文学语言论》，以及柏定国的《网络传播与文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的教师，也是我们网络文学研究基地的团队成员。他们均为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教授、博

士，思想敏锐，观念新颖，加之这六本书的选题都是网络文学领域的新命题，需要有新思维、新方法去作新解答、新拓进，因而冠之以“新视野”丛书是我们的动机，也是学术推进的期待。这是我们继前此出版的《网络文学教授论丛》（一套五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文艺学前沿丛书》（一套五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之后的第三套丛书；并且，它们与我们团队近年陆续出版的《网络文学论纲》（欧阳友权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欧阳友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欧阳友权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该著刚刚获得中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欧阳友权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网络文学概论》（欧阳友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一起构成了一个网络文学研究的成果系列。应该说，这些研究心得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一群“在路上”的学人在同一领域的行进脚步。

诚然，一个新领域的筚路蓝缕，脚印难免有偏有正，足迹或许浅有深，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这一学术前沿“走着”，没有停歇自己的脚步！我们期待关注这套丛书的其他“路人”不吝纠偏，也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加盟到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行列。

谨此为序。

2007年国庆于中南大学文学院

目 录

CONTENTS

序	欧阳友权 / 1
绪 论 网络诗歌:礼失而求诸野?	/ 1
第一章 网络诗歌构成本体论	/ 10
一、“诗体”论	/ 15
1. 纯文本诗体(广义的网络诗歌)	/ 15
2. 超文本与多媒体诗体(狭义的网络诗歌)	/ 25
二、“诗意”论	/ 40
1. 诗意的抒情	/ 48
2. 诗意的反“抒情”	/ 59
第二章 网络诗歌创作主体论	/ 73
一、心灵的守望者	/ 83

1. “民间”行吟	83
2. “精英”写作	89
二、欲望的狂欢者	99
1. “一举成名天下知”——网络诗人的角色期待	103
2. 酒、色、怒骂、“狂禅”及“行为艺术” ——网络诗人的存在状态	107
第三章 网络诗歌功能论	122
一、口语狂潮——强化话语平权	130
1. 通俗摹世	138
2. 诙谐玩世	145
3. 愤怒讽世	152
二、私语呢喃——释放情绪隐秘	157
1. “把黑夜打开”——聆听心灵的寂静	161
2. “把月亮打开”——感悟季节的忧伤	166
3. “把身体打开”——抚平生命的渴望	172
第四章 网络诗歌鉴赏论	176
一、“言”“意”之辨	190
1. “寻象以观意”——鉴赏主体的语言沉浸	192
2. “得意而忘言”——鉴赏主体的心灵飞升	204
二、“有”“无”之辨	214
1. 入有“我”之境，出无“我”之境 ——读者与作者的在场互动	217
2. 有“声”之言与无“声”之意——超文本(多媒体) 诗歌鉴赏(以米罗·卡索作品为个案)	227

第五章 网络诗歌“第二性”	240
一、“我看故我在”——作为“主我”的女性诗歌	251
1. “谁曾经是我?”——“我”觉醒的自我意识	254
2. “找一个男人来折磨” ——“他”权威的怀疑意识与反叛意识	274
3. “唤醒上苍的低语,我们走向月圆” ——重构“我们”的和谐意识	280
二、“我在故被看”——作为“客我”的诗歌中的女性	285
1. 柔情的慰抚——现实的温顺伴侣	291
2. 崇拜的图腾——超现实的理想“女神”	293
3. 欲望的空瓷——灵魂缺席的身体符号	296
后 记	299

绪 论

网络诗歌：礼失而求诸野？

我们已经久违了，诗。

也许诗真的应该栖居于山野，荡漾于林泉；而不应该游走在钢筋水泥之间。因为我们毕竟习惯在诗中眺望孤帆白云，而不习惯在诗中倾听汽车喇叭；毕竟习惯在诗中品味醉心的甘醴，而不习惯在诗中享受提神的卷烟；毕竟习惯在诗中吟颂心有灵犀的朦胧爱情，而不习惯在诗中描摹肉体缠绵的厮磨快感；毕竟习惯在诗中欣赏清扬宛兮的柳眉，而不习惯在诗中垂涎性感高翘的臀……

也许，这一切也不是因为习惯，而是因为我们的进化。是的，诗，毕竟需要一些原始，一些野性，一些敏感，一些神经质，一些不用算计掂量权衡控制理智的激情。但是我们现在毕竟生活在一个被技术理性统治的时代：八小时工作制，目标管理指标，职业技能证书，该死的高考，莫名其妙的英语，不断降价的汽车，不断涨价的汽油，又涨又跌的股市以及顺差逆差，还税退税，上岗下岗……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理性再理性，克制再克制，一切随心所欲、放荡不羁，一切超然物外、从容自在，一切精灵

古怪、奇思妙想，总之，一切的浪漫和诗意，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这是一个天然与诗作对的时代。

于是，评论家们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被“边缘化”了，而“边缘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她曾经“中心过”。这个定义多少有些似是而非。这等于把诗当作一个流亡的前朝贵妇，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似乎只有两条：要么继续维护她在前朝的高贵，或骄傲地死去，或隐居在一个人们不经意的地方，继续寂寞而精致地生活；要么甘认自己就是一个弃妇，任何人，随便给她半个馒头，她都会陪伴你走遍天涯。

好像是，诗，有时候真像杜甫笔下倚竹幽居的美女，在课本里，或在附庸风雅的文人小圈子里，只要你还有幸或者有幸仰望她一眼，依然会被她雅致的美丽和高贵的风韵所震撼。只可惜现代都市里的人面对的重要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和闲情到穷乡僻壤去欣赏这可望不可及的美女。于是，门前零落车马稀，幽居的女子本不多，能来探望她的人则更少。几千年来留下的好诗也本就不多，但能读诗，读懂诗的人又更少！诗比读者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更多的时候，诗，又像流落市井街头的孤女，她无助地乞怜任何人注意她，她要求不高，随便某个无赖都可以收留她一宿。于是诗人又比诗还多。因为这些诗根本不需要打扮和营养，只要能满足最基本的“活着”的要求就行。昔日前朝的一切光辉，什么音韵、格律、修辞、比兴、意境等等，都不过是奢侈的化妆品，现在她不需要这些，随便什么能填肚子的食物或者不是食物，都能让她苟且活着。也就是说，随便什么人话或是不是人话，都可以让一首“诗”活着！

于是，人们开始痛心疾首了，他们觉得诗本不该这么活法。那些依旧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的“精英”，徒劳地想让诗恢复前

朝的荣光，如果不成，宁可让她自经而死，也不能被凡夫俗子们糟蹋了去。而凡夫俗子们也不满弃妇的自甘沉沦，哪怕就给了人家半个馒头，也希望对方能够重入侯门，并让自己也就此沾了光彩。因此，那些给了人家半个馒头的人都想自称诗人，可惜“前朝遗老遗少”们偏不承认，他们说他们的诗可都是十几年几十年的锦衣玉食千万小心供养出来的，你们那半个馒头算个屁！于是乎“诗人们”和自称的“诗人们”就吵起来啦！一个说你们那些诗根本就不是诗，一个说你们那些诗其实都是已经没人要的诗。不管哪一方在理，给人都是一个结论，那就是，诗，没有了，诗，已经死了……

其实他们都错了，诗，没有死，从来就没有死，也永远不会死。你不是把诗比作前朝的贵妇么？你不是把诗比作蒙尘的弃妇么？然而，贵妇也罢，弃妇也罢，都不过是一种身份，一种说法。她们的实质，既不是贵妇，也不是弃妇，她们首先就是女人，也仅仅作为了女人。诗，就是这样的，阳春白雪也罢，下里巴人也罢，都是身份，都是说法，诗本身还是诗，几千年来，从《诗经》到《女神》，从屈原到舒婷，她遭受了无数宠辱更迭，经历了百代衣冠变换，但她仍然还是那真实的、活生生的，有着同样梦幻、追求、欲望和美丽的女子。我们永远不能说诗死了，不能说诗沉沦了，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诗，依然还和“关关雎鸠”的时代一样，焕发着同样迷人的、声色香弥漫的光彩！

你可以认定一种身份，你可以认定贵妇宁可自经也不可蒙尘，你也可以说那些市井的孤女本不配作贵妇，但你永远不能否认她们是女人。同样，你可以给诗一个身份，你可以只欣赏唐诗宋词的风韵，你也可以只欣赏市井白话的质感，但你永远不能否认它们是“诗”。其实，贵妇也罢，弃妇也罢，都是前朝故事的产物，都是女人中的一小部分。而绝大多数的本色女子，永远平

平淡淡地，不引人注目地按照每个时代应该有的活法活着。新朝可以毁了旧都，宫娥可以换了主人，但我们的民间本色女子，依然在自家的井上汲水惯看风霜雨雪。她们与前朝无关，她们也与新朝无关，她们生活在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我们的诗，那些本本色的真诗，又何尝不在自己的世界里低吟浅唱着？只不过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现她们。我们误以为某个人依据某种口味万里选一挑出来的读本里的诗才是诗，就像我们误以为只有朝廷选秀选出来的宫女才是美女一样。我们就这样被教导着看惯了这种精致的经过了巧妙修饰的美女，以为天下女子都该如此。忽然间改朝换代，这些精致的美女如流莺四散，我们便四顾彷徨，喑然若失；忽然间这些精致的美女自毁容貌，以炭涂面，我们又惊惶失措，捶胸顿足。其实画眉也好，涂炭也罢，都是几个选秀女子的作秀，我们忘了看看身后，看看身后还有千百万默默无闻、欲语还羞、不施铅华却天然健康的女子。

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这些民间女子，是因为她们太本色，不能给我们惊艳的感觉，抓住我们的眼球。然而惟其本色，才会让我们在真正思考生命天然健康的本质时，为其久久沉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绝假纯真而已；钟嵘说古今胜语皆由直寻；李东阳说真诗乃在民间；已经一语道破天机。可惜这些话只有在我们细读乐府民歌的时候，只有在我们偶尔翻看《挂枝儿》的时候，或许有所领悟。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凝视着充斥彩妆的舞台，看那些精致的模特或者夸张的小丑。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看这类角色；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舞台根本没有展示民间的角色！

其实我们都是被一叶障目，或者拿最时髦的传播学的话来说，我们都自以为是地生活在拟态环境中。那些拟态环境的制造

者们——编辑、导演、教员、评论家乃至“诗人”或自称的诗人们，只给我们展示他们选秀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就的确看惯了他们选秀出来的东西，当然，最终，我们也只能看厌了他们选秀出来的东西。于是，我们误以为，诗，死了……

其实诗从来没有死。诗是永恒的，因为人类永恒。只要人类活着，就免不了要激动，要愤怒，要兴奋，要不顾一切，要冲昏头脑，要发泄，要哭喊，要幻想，要恋爱，要一往情深，要缠绵悱恻……你说现实社会不允许？是的，不允许，人需要在现实中把自己异化成机器，然而人终究又不是机器，不是现代经济学图式中的完全理性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固然要克制自己，但他必须重新再找回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重新变回成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本色的人。在这个世界里不需要编辑、导演、教员、评论家乃至“诗人”，不需要任何人教导我们如何运用技巧。我们只需要感物而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然咏歌，手舞足蹈。你们可以不承认这些自然生发的情感流露是“诗”，你们可以把它们贬低为民歌、贬低为顺口溜，甚至贬低为“废话”或“口水”，这一切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想靠这些获取什么名号，我们当发则发，当止则止，不需要像选秀女那样，低眉弯腰地看别人脸色。

当然，别人也不会看我们的脸色。几千年来，多亏了这些生生不息的、健康、活泼而本色的民间女子给精英舞台提供了一代又一代的秀女，可惜精英们却从来不曾想过要给这些民间女子也搭建一个舞台，让她们展示一下选秀之外的风采。精英们衣冠楚楚地坐在严密把守的豪华剧场里，欣赏着精致而狭小的舞台上国色天香们的表演，为自己高明的点评和眼光自得意满；而同时，精英视野之外的民间女子们，在自家的无垠旷野里，尽情奔放着自己的舞蹈，她们粗服乱头，却从不自卑，为自己率性的痛快和

激荡自娱自乐。这是两个世界，相互隔离，互不冲突，几千年来，太太平平，相安无事！

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个世界乱套了：随着传统的豪华剧场的败落，有好事者居然盖了一个庞大的没把门儿的剧场，精英与草民都不用买门票进来乱坐，更可气的，是舞台上严妆华饰与粗服乱头可以混杂一块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精英们与草民们都愤怒了，精英们说这些粗服乱头根本不配上台演出，而草民们干脆破口大骂说精英们早该滚出这个剧场！尽管有人觉得这场争吵太无聊、太粗野、太有失体统，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世人把眼光重新聚焦在这个剧场里，沉寂多年的诗坛又热闹起来啦！

当然，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剧场的名字叫网络。

这个乱哄哄的场景就是网络诗坛的现状，它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从没见过的东西。争论、泪水、愤怒和讴歌交织在一起，人们眼花缭乱，无从判断。到底谁配上这个舞台？这个舞台上到底应该演什么？难道进了这个剧场的都可以叫做诗人？难道上了这个舞台的都可以叫做诗？或者这个剧场本身就意味着从此不再有诗人？或者这个舞台本身就意味着从此不再有诗？

也许，这是一些连上帝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要贸然问我啥叫网络诗歌？也许我们首先应该仔细想想究竟啥叫诗？不要贸然问我啥叫网络诗人，也许我们首先应该仔细想想究竟啥叫诗人？其实我在前面已经啰嗦半天了，既然我们几千年来看惯的秀女们只不过是全体女人的冰山一角，我们何不真正潜心入水，正视一下全体女人的整体风貌呢？既然我们几千年来总是给不同秀女冠以各种不同的头衔：命妇、弃妇、贵妃、宫娥等等，为什么我们不简简单单地就把她们定义成一个女人呢？几千年来，我们一讲诗，就是《诗经》、《楚辞》、李白、苏轼，我们为什么不干脆说：